

蘇繡傳人馬依城

從蘇州到香港，從「穿針換一毛錢」的小女孩到真正的蘇繡傳承人，馬依城手中的針線從未停下。她繡出的不僅是金魚的晶瑩剔透、豹子的威風凜凜，更是一個年輕人用當代視角重新激活傳統的努力。那根絲線，柔韌如初，卻正在繡出一幅全新的圖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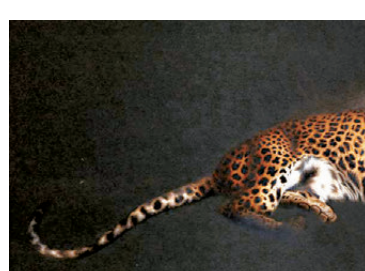
●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藝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

為千年技藝繡出新可能

從蘇州到香港



▲《雄風》系列 馬依城繡製、姚林芬指導 2020年獲第四屆「蘇藝杯」工藝美術大賽銅獎



●《豹行天下》姚林芬、馬依城 2023 第十四屆「藝博杯」金獎



●馬依城在刺繡中。



●馬依城和母親時常一同探討蘇繡技藝。



●馬依城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現場展示蘇繡技藝。

蘇繡起源於蘇州，距今已有兩千多年歷史，與湘繡、蜀繡、粵繡並稱中國四大名繡，在其中居於首位，猶以圖案秀麗、構思巧妙、繡工細緻、色彩清雅見長。單從技藝的角度而言，蘇繡可謂是中國刺繡當中的翹楚，其技藝講究「平、齊、細、密、和、光、順、勻」八大特點，尤以精美絕倫的「雙面繡」和「雙面三異繡」聞名。

「穿針引線」的童年

馬依城與蘇繡的緣分，從出生便開始。她回憶，小時候家裏幾乎所有的女性長輩都從事這個行業，「我奶奶、我外婆甚至她們的長輩也都是做刺繡的。」在蘇州的村落裏，刺繡是女性維持生計的手藝，也是她們生活裏自然而然的底色。小小的馬依城看着大人飛針走線，心裏早就萌生了「我也想上去戳兩針玩」的念頭。但長輩們擔心小孩拿針危險，便想出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，先練習穿針：「你幫我把下一根針穿好，穿一根針我給你一毛錢。」在這樣的引導下，馬依城的興致便更加濃烈：「我就穿針穿得非常有興致，當時村上只要是我認識的女性長輩，我都幫他們穿過針。」

到了小學一二年級時，旺盛的興趣再也按捺不住。母親終於給她準備了材料，在上面畫了一隻小熊貓，「只需要黑白兩色，也沒有教我針法，就是讓我隨便來。」馬依城憑着平日觀察得來的印象，自己摸索着繡出了人生第一幅作品，「做完一個很開心，雖然亂七八糟，但也能看出來像一隻熊貓。」馬依城回憶，當時繡娘們做好繡品後，都要自己拿出賣掉換錢，於是自己也試着興奮地問媽媽：「我的也可以這樣去賣掉嗎？」媽媽先是應允，沒想到後來真的幫她賣掉了，還給了幾十塊錢，後來馬依城才知道其實那是媽媽善意的謊言。「每年寒暑假我都會繡點東西，媽媽都會假裝賣掉了，回來帶給我幾十塊錢。」也正是這份溫柔的鼓勵，讓刺繡這件事在女孩心中從「好玩」變成了「有價值的事」。

馬依城的母親姚林芬師從國家級高級工藝美術大師、著名仿真繡傳人牟志紅，後在蘇州工藝美術院專班裝飾藝術專業進行學習。姚林芬作品亦不乏名作，其中，作品《有餘》被蘇州工藝美術職業技術學院美術館永久收藏，《東林寺大佛》也被收藏於廬山東林寺。姚林芬的作品，彷彿是精美的繪畫，

了針線。但高考一結束，她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拿起繡針。而這一次，她並沒有急着去繡，而是先去找了前蘇繡刺繡廠的廠長拜師學畫畫。「我想讓自己有更扎實、專業的藝術基礎，再把兩者融會貫通。」那年暑假，她每天坐公交車來回五個小時去學畫，這段時間的勤奮，讓馬依城打下了堅實的基本功基礎。大學畢業那年，她的大幅獨立作品《庭院趣事》就獲得了獎項。「當大家問這是誰的作品，我的自我認同一下子就上來了。」馬依城回憶道，「以前我從不覺得我是什麼國家大師的女兒，我就覺得媽媽是一個普通的女性。但那一次，我突然意識到，算下來，我豈不是第四代傳承人？」「這個詞在我腦海中閃過的一下，我突然意識到，這是我的一個獨特的身份標籤，我的責任感一下子就上來了。」她開始去思考：那麼接下來，誰會是蘇繡的第五代傳承人？如果我的子女不愛學怎麼辦？「這個時候，我就覺得，光自己喜歡是非常局限的事情。如果我真的喜歡的話，我是希望它長存的。」

在蘇繡的世界中，只有優秀的作品能夠最終流傳下來。馬依城一直期待着自己也能有機會，創作出如母親一般的獨特的蘇繡作品。除了暗自用力、持續鑽研，真正給馬依城在技藝上帶來巨大啟發的，還是一次次和母親的合作。2020年，由馬依城繡製、姚林芬指導的《雄風》系列斬獲第四屆「蘇藝杯」工藝美術大賽銅獎。2023年，馬依城和母親一起合作完成了以秘書攝影師作品為藍本的《豹行天下》，這一作品一舉斬獲了「藝博杯」金獎。「安全感滿滿。」馬依城這樣形容與母親合作的感覺。「你就像一直在準備一場考試，心裏總是有壓力的，但如果有媽媽在就會非常安心，因為任何時候、有任何問題反正都有她在。」這幅作品對她而言是一次突破。馬依城原本擅長平針繡，追求「不允許有一針是錯誤的」的精準。還是母親鼓勵她去嘗試以亂針繡法為主的豹子題材：「你如果兩種針法都做到非常熟，萬一你發明了一個新的針法呢？」在母親的激勵下，馬依城不僅完成了挑戰還發現了自己在蘇繡技藝上更大的潛力。更意外的是，這一驚艷的作品還讓秘書攝影師知道了中國有這麼精湛的刺繡技藝，「他當時看了就立馬決定給我們版權。」

讓蘇繡在香港「活」起來

2022年，馬依城離開熟悉的故鄉，來到香港繼續修讀教育學，研究方向為非學科類課程開發。作為蘇繡傳承人，馬依城對於教育的思考愈加深刻。「蘇繡為什麼能長存？就是因為刺繡大師沈壽大力創辦了刺繡教育事業。所以我選了教育這條路。」她認為，傳統手工藝得以流傳的唯一道路，就是真正有人在源源不斷地學習、創新和應用。

母女連心繡佳作

在這樣的熏陶和影響之下，馬依城對於蘇繡有了更深的理解，她認為自己要拋卻過去只是「繡來玩玩」的心態，而真正成為一個蘇繡的傳承者。高中三年學業繁重，馬依城暫時放下了針線。但高考一結束，她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拿起繡針。而這一次，她並沒有急着去繡，而是先去找了前蘇繡刺繡廠的廠長拜師學畫畫。「我想讓自己有更扎實、專業的藝術基礎，再把兩者融會貫通。」那年暑假，她每天坐公交車來回五個小時去學畫，這段時間的勤奮，讓馬依城打下了堅實的基本功基礎。大學畢業那年，她的大幅獨立作品《庭院趣事》就獲得了獎項。「當大家問這是誰的作品，我的自我認同一下子就上來了。」馬依城回憶道，「以前我從不覺得我是什麼國家大師的女兒，我就覺得媽媽是一個普通的女性。但那一次，我突然意識到，算下來，我豈不是第四代傳承人？」「這個詞在我腦海中閃過的一下，我突然意識到，這是我的一個獨特的身份標籤，我的責任感一下子就上來了。」她開始去思考：那麼接下來，誰會是蘇繡的第五代傳承人？如果我的子女不愛學怎麼辦？「這個時候，我就覺得，光自己喜歡是非常局限的事情。如果我真的喜歡的話，我是希望它長存的。」

但在香港推廣蘇繡，她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挑戰。「在香港，很多人甚至沒聽說過刺繡是什麼。」更棘手的是年輕人的刻板印象，「他們會覺得這麼傳統的東西跟我沒什麼關係，走過門口都不想進來。」馬依城的應對策略是「去標籤化」。她與香港本地知名的插畫家、潮牌進行跨界合作。在課程設計上，她花了大量功夫將蘇繡「簡單化」。「一幅精緻的作品可能需要十幾種針法，我們盡量做到一個區塊只有一種針法，一整幅作品就兩三種針法。」學員可以在兩小時內完成一件小作品，獲得成就感。「有人做完後，我們還可以幫忙售賣，雖然錢不多，但對初學者來說，作品被陌生人認可，是非常大的肯定。」如今，她的課程已走進過多所香港高校及中小學。在香港教育大學的非遺專業，她所研發的課程被融入教學體系。「有一個女生上完我的課，畢業論文就改成了蘇繡的保育。」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，她受邀現場展示蘇繡技藝，讓觀眾親身體驗。

去年11月，馬依城和先生在「1868藝術村」開設了香港少有的蘇繡專門店。店內既有母親創作的價值數百萬的大師作品，也有幾百元的耳飾、書籤等文創產品。「我們希望有限的空間裏盡可能呈現不同品類——拍賣級別的大師作品、精緻小品、學員作品、首飾、實用裝飾……讓大家看到蘇繡可以走進生活。」開店半年多來，效果遠超預期。「第一個月還需要費力做科普，但很快，尤其是首飾和小擺件，大家的購買力非常強。」蘇繡工作坊的報名情況也「比預期好很多」，已經積累了不少老客戶。

實踐和探索中，這項源自蘇州的古老非遺技藝和香港的緣分越來越深。馬依城還特別設計了一組以香港為主題的蘇繡作品，包括獅子山的輪廓、維港的意象。「蘇繡在香港來說是外來文化，如何與本地建立聯繫很重要。」她說。對於傳統手工藝的未來，馬依城有着清晰的思考：「蘇繡一定要往實用和欣賞兩個方向並行發展。光有奢侈品，社會動盪時第一個被淘汰。實用性的東西才能長久。」她認為，傳承人必須接受一個現實，那就是不必每個人都成為大師。「更多人可能只是了解、體驗一下，但這樣也可以了。我們要做的是讓這個過程可持續。」

在談到蘇繡的價值時，馬依城還提出了一個深刻的見解：「蘇繡是中國歷史上極其少數的、屬於女性的傳統手工藝。從古代它就賦予了女性力量，當時的女性因為刺繡才可以獨立做事業，可以賺錢。」線是柔的，針是硬的，蘇繡有柔中帶剛的力量。今年，她還和先生啟動了一個新項目，尋找香港的家庭婦女，教她們學習蘇繡。「她們可能上午送完小孩、做完家務，有兩三個小時空間，但又無法去上班。我們想用蘇繡的力量去賦能這群女性，讓她們在這個過程中找到自我價值。」她們的slogan是「one hour, one stitch, one woman」，即「一天中你只要有一個小時，我也能給你這一個小時的賦能。」這些學員的蘇繡作品不僅可以展覽，還可以通過銷售獲得收入，進階者還可以去教別人：「一傳二、二傳三、三傳萬，可持續的圈就轉起來了。」

香港文化記錄者華蓮絲筆下的老手藝與煙火氣

走在香港街頭，相比於低頭趕路，作家華蓮絲（Lindsay Varty）更喜歡放慢腳步、抬頭觀察。她關注的不只是這座城市的繁華，更有市井裏的老手藝與煙火氣。3年間，她叩開一間間不起眼的老店，記錄數十位匠人的故事，讓世界看到香港溫潤厚重的人文底色。

●華蓮絲在書中呈現香港的老手藝與煙火氣。



父親來自英國，母親是中葡混血，華蓮絲1988年出生後僅20天便隨父母來到香港。「在我的心裏，自己就是香港人，我的整段人生都會扎根於此。」華蓮絲近日在香港接受中新社記者專訪時坦言。市井生活給予華蓮絲珍貴的文化啟蒙。小時候，父母常帶她逛香港的街市，鼓勵她主動用粵語與街坊交談，學習不同魚的名稱，辨認肉的不同部位，烹飪地道的香港食物。這些看似平常的童年片段，為華蓮絲埋下了文化探索的種子。

隨着城市發展飛速迭代，看着曾經熟悉的街邊老舖、傳統手藝慢慢淡出大眾視野，華蓮絲萌生出記錄它們的想法。她直言，「唯有理解，方能生愛；因為深愛，所以守護」。2015年起，華蓮絲開始走訪散落在香港各處的匠人，用真誠的交流走進他們的生活。每次採訪前，華蓮絲都會做足功課，了解行業歷史與背景。「手藝人的時間就是金錢，所以我總是先成為顧客，買個小物件或體驗一次服務，以

表達對這項手藝的尊重。」華蓮絲說，不少手藝人初次見面時會以為她是外來旅客，直到她張口說起粵語。這份「出其不意」反而成了「破冰」契機——正因為意外，手藝人才更覺得有趣，進而願意坐下來聊，向她敞開心扉。從用古法幫人線面（即「絞面」，臉部美容技藝）的婆婆、代寫書信的阿公，到堅守港式雀籠、旗袍、紙紮等傳統技藝的匠人……華蓮絲2018年完成了英文書籍《夕陽餘暉》（Sunset Survivors）的寫作。她表示，該書出版後，很多感興趣的讀者走進這些老店，實地觀摩手藝，選購作品；希望匠人們能感受到老手藝被視作香港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，為從事這個行當而自豪。

此後，華蓮絲對香港文化的記錄並沒有停歇，她還與好友合著了《香港俚語》（Hong Kong Slang）。除作家身份外，華蓮絲還是一名橄欖球運動員，平日她與香港本地隊友一

同訓練、聚會閒談，由此接觸到大量鮮活的粵語俚語。「在球場上，若接球失誤戳到手指，隊友們會脫口而出『篤魚蛋』；要是球員們在爭搶球權時腿部相撞，則戲稱為『炒芥蘭』。」華蓮絲笑言，起初她頗感困惑，為何運動受傷會與食物扯上關係，後來才慢慢體會到，這正是粵語俚語生活化、幽默化的表達。

老手藝與俚語之外，華蓮絲還將目光投向更年輕的一代。「我決定用童話向孩子們介紹香港文化，讓大家在趣味中認識這座城市的獨特魅力。」她的第一部兒童繪本講述一隻名為威利（Welly）的香港野豬漫步街頭、嘗遍地道小食，最終尋找到特色美食雞蛋仔的故事。在華蓮絲眼中，食物是人們體驗當地文化最自然的方式。她希望藉由這個故事，鼓勵所有來到香港的跨文化小朋友，「不要害怕嘗試，去了解香港的一切」。華蓮絲說，她將繼續挖掘香港的生動故事，堅持寫作，「讓更多人讀懂香港，像我一樣愛香港」。

●中新社